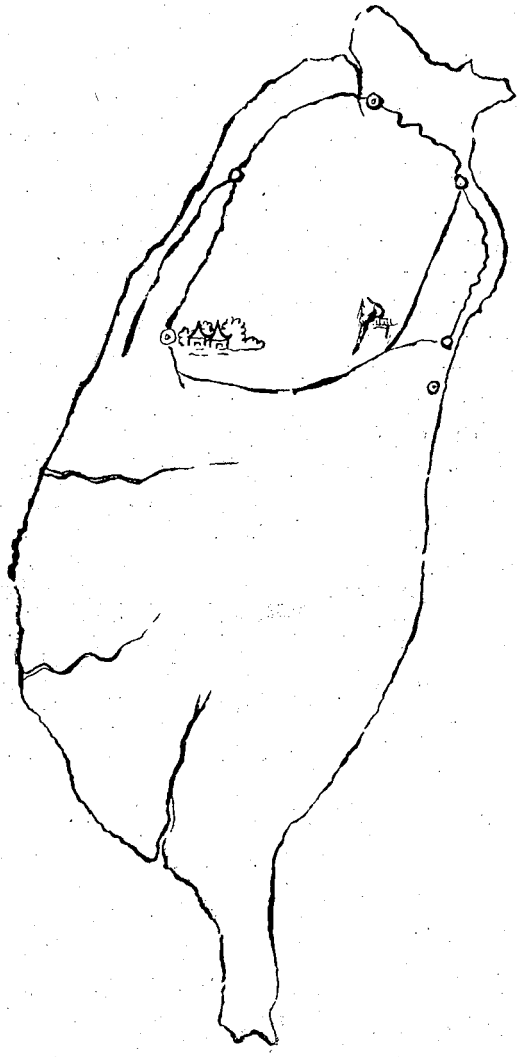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的畢業旅行



四甲　張　政　一

春天是有生氣的，春光是明媚的；遠的、近的，都披上綠綠的輕紗，啁啾的鳥語，喚醒了幻者的痴夢，微微的春風散發着伊人縷縷的幽香，……。幾何時，夏去、冬來，渾渾然，四年的時光就輕悄悄的走了，盡管漫漫的歲月中，有够多的歡愉，够多的悲戚；可喜的，我們只知摘食歡樂的果實，甩掉了悲戚中的憂鬱，嘆息。雖是驪歌將動時節，我們仍踩着春的尾巴，畢業旅行去了。

四月四日

早晨，雨淅淅瀝瀝的飄着，七點半，一輛小型旅行車載着我們廿四位同學，吳主任，美麗的導遊——王小姐從合作大樓出發。一路上，我們又抖出了年青人的熱氣、活力，歡樂氣氛洋溢車中，未因陰霾霪霖而絲毫收斂。窗外是一片朦朧的綠，小雨打在窗上，晶晶瑩瑩，隨着抖動的車身，有如滿噙淚珠逡巡而下。車過谷關，開始踏上橫貫公路的首途，細細迂迴的公路，如盤着山腰的小蛇，車偶而顛簸着，那是興奮而跳動的心，路面雖窄得只容一輛車，急彎又多，司機先生仍從容，安祥，老練的駕駛着。

在青山管制站，我們停車待發，大家都冒着細雨下車活動筋骨俄頃，由山谷吹來一股濃濃的霧，白濛濛的，霎時，一切盡浸在朦朧的霧裏，潮濕的空氣撲落在我們的身上。十時正，車又開了，公路傍山臨壑，或百丈許，壑中偶見水壩，發電廠，然不知名，穿梭墜道，或長或短，不下十餘座；遇有好景緻，我們會活潑得有如小孩般的爭向外望，叫嚷着。途中在梨山小憩、午餐，梨山賓館，聳在山頂，朱牆綠瓦，富麗堂皇，古色古香。

一過標高三千多公尺的大禹嶺，便開始下坡，碧綠神木，慈恩橋旁均有我們的足跡。約四點多抵天祥，但見四面環山，秀峰疊嶂，林木蕭森，離離蔚蔚，索橋橫谷，綠澄澄的溪水輕輕的流着，仰矚俯瞰，心曠神怡。在九曲洞，大家捨車步行，路自大理石鑿洞而成，工程艱難；洞臨狹壑，面對巍峨峭壁，壁面筆直，絕似人工刻劃者，澗水潺潺，一聲吼叫，山谷傳響，泠泠不絕。此景連緜至燕子口，雄偉壯麗，美不勝收，固難辭述。因天色已暗，我們逕自驅車至花蓮，當夜細雨已停，微有寒意，老天似乎已被我們的興奮熱忱所染，剎住了噙在眼眶內的珠淚。晚上，同學三五成群的逛市街，買土產。

四月五日

八點整從旅社出發往鯉魚潭，潭臨山下，山岳靜穆，潭水清綠，靜如泓水，幾隻小舟，泊在水濱，迴清倒影，良多趣味。眺望前方山峰，白雲，心中便溢滿着興奮與快活。隨後又折回花蓮，大夥都湧向海濱；藍色的海茫茫無垠，波浪打着寞落的海灘，發出單調的悲哼，踏在軟軟的沙灘上，留下了明晰的足印，潮水湧來，一股沁涼的感覺直上心田，成串的足跡煙消雲滅，低頭拾起一顆小石子，握在手中把玩，多美的一顆大理石啊！

十一點，我們驅車繞了一圈花蓮港，便直抵太魯閣；在牌樓下同學們紛紛攝取綺麗的回憶，開車前幾分鐘，三個同學衝下谷底，在沙灘上堆起了「中山醫」三字，事雖忽忽，然俯瞰谷底，清晰耀目地點綴在沙床群字中，煞是好看。十二點車開了，這又是一段艱辛的路途——蘇花公路，路極崎嶇，頗簸劇烈。窗外，一面是山腰，一面是依着太平洋的百丈絕壁，瀚海蔚藍，波濤滾滾，極是瑰麗，可惜全車昏然，途中有座象鼻山延出海面，雖逕彎繞，猶見此山，路之迂洪可見一般。

約行四點多鐘，始看見一撮漁船擠在一小海灣裏，王小姐告訴我們南方澳到了。在那裏各種魚陳在岸邊待估，漁船進出頻繁，頭上扎着厚毛巾，身穿棉襖褲的漁民，猛一看，猶如電影上的愛斯基摩人。眼見同學吃海鮮的那股津津勁兒，不得由我的要了一盤「殺西咪」，生魚片沾滿了「瓦殺密」便往嘴裏塞，喔！不好！鼻孔冒煙了，同時嗆得我眼淚都出來哩！沒想到同學們吃來那麼「有味」的東西，我會這麼難嚥。買罷海產，又往羅東參觀聖母醫院。晚上投宿礁溪，洗完溫泉浴，旅途勞困瞬間似乎釋然不少，這一夜大家都睡得特別酣暢。

四月六日

離開礁溪，又是繞着迂曲漫長的山路。十一點半總算抵烏來，大家拾坡而上，山顛，一條懸泉傾瀉而下，散發着絲絲水霧，陽光照耀，各色紛呈。山地姑娘，穿着山地服飾，紅紅綠綠，穿梭遊客中招攬陪照生意，吳主任一時興起，左擁右抱了五六個，頓時照相機「咔擦」之聲此起彼落。最後全體以瀑布爲背景合照了一張相片，同學便三三兩兩的下山，有的則乘着台車，一嚐風駛電馳般的滋味下山。

二點多鐘至碧潭，潭傍着峭壁，峭頂是碧潭樂園的紅色建築，襯托在群山萬綠中，潭上掛着一座長長的吊橋，潭水澄綠，悠悠的流着，小舟點點，蕩漾水面，槳打在水上惹起無數的漣漪，閃着陽光似乎在微笑。

三點半開車往指南宮，在車上大家先是隨意談笑，不知怎的竟演變成了算命大會，最後吳司學替王小姐算命時，尤是精彩，字義深遠，句句滑稽，令人捧腹，「……，照汝命觀來，生就皇帝命，汝字懂得倒很深，女德很好，目前待字閨中，錢關稍會緊點，待配夫後，難頭一過，就會改觀，……。」語畢，全車嘩然狂笑不已，不覺中，目的地已在望了。

遠看指南宮似半懸在山壁，展簷疊錯，飛龍走禽雕滿廟脊，黃色壁牆，朱紅大柱，格調建得別緻。捨車拾級而上，倒感到別有一番風味，廟內香火裊裊，不少善男信女投地膜拜，平時不信鬼神的同學亦紛紛抽籤問卜，我想不外是問些鳳凰于飛之事。扶着廟前欄杆，俯瞰原野，繡錯綺交，薄薄暮暮色罩着大地，更顯出了大自然的壯麗。

晚上，校長在臺北金陵飯店請我們吃飯，回到旅社，洗完澡，除了幾個不好跑的在玩牌外，餘皆逛街或尋友去了。

四月七日

又是個風和日麗的早晨，汽車在麥帥公路飛馳着，同學們嘹亮粗獷的歌聲，在田野上播放開來。至基隆，我們步上中正公園，在頂上欣賞基隆港晨，濛濛薄霧中，船隻靜靜地泊在水面上，天空海鳥輕盈的飛着，港外偶而傳來幾聲船鳴，洋溢不絕，港邊打樁的聲音，在寧靜的早晨顯得特別清澈。

在往野途中，大家又引亢高歌，吳主任也表演了一幕精彩絕倫的「哭調仔」，如怨如泣，博得滿車掌聲。至野柳到處人海洶湧。義人的銅像，碑塔聳在海濱供人瞻仰，淺藍的天空飄着幾朵白雲，湛藍的海水翻滾一朵朵雪白的浪花，雲影在海上輕輕的移動，仙女鞋，女皇頭……都曾留下了我們的足印。

吃罷午餐，繞道金山往陽明山公園，沿途濃霧罩路，在拐彎處險些撞了車。及至公園，同學相率爬進綠蔭盎然的樹林，草木榛榛，不知名的鳥雀棲在樹梢，啾啾地展露新聲，可惜櫻花謝了，處處盡是花落痕跡，遊客似乎不少，大部份是成双成對的在談笑。

三點半參觀外双溪博物院，裏面陳列着由周迄清的歷代文物，琳瑯滿目；蒼勁的墨筆，如生的寫畫，玲瓏的古玩，精緻的雕物……，無一不是顯示我炎黃子孫的優越，民族文化的精深博遠，可惜時間無多，只能概略瀏覽而已。近六點抵北投，晚上大夥圍在一起賭着「十點半」。

四月八日

歡樂的日子，來也忽忽，去也忽忽，終於到了旅程的最後一天。太陽早就露着臉，不管人們的厭煩，傻楞楞的顯着威風。在石掌珠學長的引導下，忽忽地參觀了榮民總醫院出來，已是汗流夾背。隨後我們又參觀田邊製藥藤澤製藥，免費的「阿斯巴拉—C」及「久苦當—D」在這大熱天喝來，似乎特別可口，遊罷藤澤廠，他們又送上二小紙箱的試品，一時興起，大家就喊出了「久苦當滿載」，直樂得那位日籍廠長合不攏嘴。

下午從信東藥廠出來，便逕往石門水庫，由於久旱關係水位甚低，水壩更顯得高突，六道重重的閘門，如抿着嘴巴的双唇。於假山前大家合照留念。不久又驅車至青草湖，不知名的花木散在路旁，嫣紅映綠，婀娜招展。至目的地，只看了看諸葛武侯廟，不覺中又到了開車時間。

四點半開始踏上歸程，車疾速地飛馳着，瞬間已過新竹。當車正要過了頭屋大橋時，「吽！吽！」車底下好像有金屬在地上拖曳着似的。車子趕緊滑出橋外，原來是轉動後輪的軸掉了，總算幸運，要是這下子停在橋上，可又有大家好推的了。司機無法自己修理，趕忙攜着往苗栗鎮。三五同學聚在橋頭石椿上胡聊，不久，凡下車的同學均被邀入，過去、未來，天南地北無事不談。橋上二排明亮的鎂光燈襯出模糊的遠山，閃爍不定的星星，像一顆顆的寶石，眨呀！眨的，大地一片靜寂，偶而一輛車疾駛而過。這情調太美了，何時才能重溫如此夢境，一旦各奔西東，有緣重聚，即是，恐已歲盡滄桑再也無心談笑了。

八點多，車修好便先到苗栗鎮果腹，然後循着尖豐公路疾駛，沿途濃霧籠罩，除了汽車在路上飛馳的聲音外，大家均點坐養神。轉瞬間，車抵臺中，在幾遍「當我們同在一起」的歌聲後，同學沿途下車，在成功路與三民路交叉處，道別晚安，我也拖着疲憊的步履，蹣跚的走回家。